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三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周易衍義卷三

元 胡震 撰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道也人之相比自為吉道原再也如原蠶廟之原原筮謂詳審而占決之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長

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上既有剛明中正之君可以親比正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夫指上六也以聖人而比天下莫急於審其德以天下而比聖人莫急於歸其德比之為義其建立萬邦懷附諸侯而君臣之相親其疆理土宇撫摩衆庶而君民之相親夫豈威武之所可服勢位之所可御當反觀内省推

原占筮以審已德必有元善之德體仁長人可以无
比之咎必有常永之德立不易方可以无比之咎必
有貞正之德无偏无黨可以无比之咎聖人之修德
如此而天下歸德猶或有貳心則是自棄於聖明之
世而負固之罪將不免矣昔舜德致四夷之來享而
苗民猶逆命此苗民之所以凶也湯德致氐羌之來
享而葛伯猶違命此葛伯之所以凶也庶民從文王
而密人猶拒命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能无凶乎或

曰夫子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則周公而
比私今比卦又唯恐上下之不比何也曰比之義有
二以小人之私心而言比固不如君子之周以聖人
之公心而言比是亦君子之周耳上以三德而比下
則容民有衆皆天理之公也下以一心而比上則好
德尊王亦天理之公也是其為比即所以為周非世
俗阿黨之比也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九五以一陽
為五陰之主能使羣下協輔而順從之此卦象也原

筮元永貞以剛中也以九五之剛健中正又能全比
三德以比天下也不寧方來上下應者民不能自保故
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上下五陰
來比九五得比上之道也後夫凶其道窮者上六陰
柔居比之極有後夫之象此失比上之道也比道貴
先故也南軒曰陽為夫陰為婦陰柔之人豈可捨剛
而獨立文公曰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後面
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緣此爻已固彼來已晚故凶

也古人如衣紹劉馥劉繇劉脩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此卦其變火天大有其象水地相比坤為民為衆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其占有元永貞三德可以无咎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非澤所鍾散而相親各有所比先王觀象以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治莫先於親比比

莫大於封建聖人選建明德褒表親賢分之以土胙之以國使之各守其疆宇各撫其人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朝宗覲遇會同而問視内外相比小大相維自上比下之道既盡自下比上之道亦不容外也建諸侯以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比之始有此孚誠人自相親乃无咎也孚之為字鳥覆子之義謂其懐之於中而无偽缶質素之器又能充其誠如缶盈實其中而不假外飾則終能來有他之吉夫上帝降衷生民秉彛而是誠均具於人心實理具足實用流行而是誠貫通乎人事人之與己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吾心有此誠人心亦有此誠以誠比人則心心相應何有乎矯拂之情然有

孚可以比人有孚而不克猶未為孚也其盡已之忠以實之信必如物之盈于缶中不假虛偽而无一毫之虧欠湍腔惻隱填胸真實則不惟今日之已比者信之外之未比者亦將來比而吉矣自此義之不明世之人固有巧言令色以求悅於人者脅肩諂笑以求合於人者卒之父子相詐而其家傾君臣相詐而其國危朋友相詐而其交踈晋怨友人情踈貌親而傷風敗教甚矣其不明初六之義也昔張忠定公守

蜀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只是一箇信字白雲曰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終使六二自内與之同比於五雖非正應而比其道賢於求應矣他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小象曰有他吉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二五為正應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以身許國必由乎已自内謂由已也守已中正

之道以待上之求乃得正而吉以臣比君當以正道
六二之自內而比者非曰佩玉鳴珂垂紳搢笏之足
以榮其身也非曰華屋雕軒赤芾金舄之足以榮其
居也非曰勲篆彜鼎功著竹帛之足以隆其名也其
待聘而往懷仁義以事君真欲安國家而定社稷也
待禮而出抱忠信以正君真欲正綱常而明教化也
豈肯曲學以阿世枉道以從人哉伊尹武侯救天下
之心非不切孔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必待禮至而

後出者比也小象曰不自失也蓋正而為君子則循禮而公于天下此道之全也失正而為小人則縱欲而私于一已此道之偏也不自失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豈非君子之正吉乎白雲曰比以五為主以二為應而主于内率天下而比王者其二乎二之比初非親比也欲與之同比於五是不失已道之正初他吉二自内之辭可明其義横渠曰立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不中不正而承乘皆陰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其傷可知况上六以无道而凶六三又與之相應而相比亦非其人也大抵君子所比以道德相孚以仁義相接以正直相道以多聞相資學以明人倫忠以事君上乃比道之善也六三之比匪人必其反道敗德賊仁害義以奔競相高以便僻相親以貪濁相誘斁倫而无行欺君而无忌此其汚下也小象謂不亦

傷乎何所傷也本心之義理有所傷也一身之踐履有所傷也交際之大道有所傷也吁所為如此亦可念也已可傷則悔吝不必言也嗟夫冉求一比季氏而聖徒攻樂正子一比子敖而古道乖揚雄一比王莽而大節喪向使求比之際擇其所從寧至是乎然則六三之過可改乎曰使其遷善改過以其比小人之心而比君子是以君子而已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比之九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六四以陰居陰得其正不內比於初絕其係應外比於五以正比賢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也比有比君之位比有比君之道有其道而无其位則抱負之不伸事業之不遂君子不以為咎有其位而无其道則直諒不足以庇庶民君子深以為恥人臣之親比明君踐履相位秉鈞當軸此其時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亦此時也謀謨天朝无邪爾思君德未盛思以輔之紀綱未

正思以正之野有遺賢思以招之朝有倖位思以退之生民未乂思以安之外夷未附思以來之教化未行刑罰未措則弘化以致之封建未立井田未復則審時以經之九門既開衆正咸在都俞吁咈魚水一堂相道既得天休至焉人心安焉兵刑措焉禮樂興焉夫如是則得正道之吉而无負於比君之位也小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所以明其上比九五之賢也四之正吉猶二之正吉二則居卦之中以應乎君故

曰自內而比四居外卦之始故曰外比之然其所以得吉者二則柔順中正四則以柔居柔皆得正道而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五居君位處中得正而為五陰之主天下之所願比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

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比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然而莫之為之也邑人不誠言至公不私无遠近親疎之别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人君之比天下循理而公於天下則不求民而民必合縱欲而私於一己則雖求民而民心離比九五其顯比者必其待物以誠無事網羅之術及人以恕無事籠絡之志无黨无偏王道蕩蕩无反无側王

道平平不違道于譽以誘民之來不嚴刑重法以防民之去來者安之不來者不强也順者取之不順者不責也由是天下之大皆不約而從邑人則尤其親近者也不俟詔令不待告誡以農則願耕於野以士則願立于朝以商則願藏於市以旅則願出於塗斯真如子弟之親父兄也此盖天下自然之理公道感應之效也小象謂位正中者陽剛居五中而且正故能以中正而顯明比道也曰舍逆從順失前禽也以

來者為順去者為逆吾於順者取之逆者舍之故三驅而聽前禽之失也曰上使中也釋邑人不誠者在上之人以中正之道使之皆協于中故不誠而自比中正之德即書所謂皇建其有極錫厥庶民則民皆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昔成湯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可見其顯比之意由其祝網之心驗其非求乎下民之意自亳邑而得天下萬邦則惟懷一德公道之應固如此後世齊威之伯相結以盟已非顯比之意而

一鄭逃歸則伐之不聽其往冝可以一人心矣而葵邱之一會叛者九國則邑人不誡之吉何在馬伯圖之私又如此者昔馬援鄙公孫述之被堅執戟而懔光武之岸幘迎笑其亦顯比之道歟龜山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故制畿封國以為連屬建牧立監以相糾繩因時問以通好慶賀以展親所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至於屬婦同井而居同巷相從任之以九職係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也此先王比天下之大經

大法捨此而比苟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未有始不善而終善者上六陰柔居險之極其質柔而剛陰晦而蒙昧險陷而中深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見之不早從之不先下則絶於四陰之類上則絶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苟息受不正之托而比奚齊至於身死无名失之於始也一失其始

萬事瓦解何有於終乎比之初六而曰終來有他吉是謂因始以要終比之上六而曰比之无首是謂因終以原始終始一致吾於此二爻見之小象謂无所終始不以道終復可保乎京口曰首者君之象也諸爻皆順五而上六獨逆之是不有其君也其凶可知楊氏曰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為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下巽上為小畜乾健上進之物為巽所止畜風之為物自動而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故曰小畜又一卦上下五陽唯六四陰柔得位五剛說而應之說則見畜矣一柔畜五剛小

畜大臣畜君也亦為小畜雲者陰陽之氣陽倡而陰和二氣相交則相畜而成雨今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先倡故陽不和而不能成雨自我四自謂也小畜之卦以卦才論則有可亨之理卦才則剛與柔兼全此道之所以通也卦名則剛為柔所畜此道之所以塞也何謂亨內卦為乾乾者健也健則不屈於人欲不揜於柔暗可亨者一也外卦為巽巽者順也順則不流於矯

亢不咈乎人情可亨者二也以二五皆剛中剛則无偏无黨中則无過无不及可亨者三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豈不亨歟何謂不亨以二體言乾以剛健而居巽下巽以柔順而居乾上以柔止剛能畜而不能固也以全體言五剛主於四之一柔一柔遇夬卦之五剛一陰柔止五剛能畜而不能制也以二象論乾為天而居下巽為風而居上風行天上有氣无質能畜而不能久也此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

能成雨也天下之事陰陽之升降君臣之同道夫婦之相乘未有不亨者陽畜於陰君畜於臣夫乘於婦未有能亨小畜所以亨不亨其以此歟彖曰柔得位得中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六四得位而上下應一陰之小畜五陽之大曰健而巽論二卦之德也剛中而志行二五之體也此則以卦德卦體而原其所以亨也曰尚往也謂氣以上進不能降而成雨也曰施未行謂倡於陰方二氣不和功施之不行也此則因卦名

以象其所以不亨也楊氏曰公孫弘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師而不能守立武后之問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力量如山之力其能回人君如天之威乎朱氏曰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尚畜君者好君也不得於君其能畜乎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聖人言此示臣强之戒西溪曰卦辭言不雨畜未成

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也彖言施未行未成畜也言
尚往不以未成畜而止也此卦其變為雷地豫卦其
象巽為風乾為天以風畜天小畜之象互體兌為西
西郊之象其占小亨而不能大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剛為柔所畜小者畜也君子觀象以懿美
其大德以柔畜剛固不可亨由君子用之未嘗不可
亨舜之誕敷文德以柔而畜苗民之剛暴也文王之

退修文教以柔而畜崇國之剛狠也宣王之矢其文

德以柔而畜淮夷之剛亢也以吾之柔善止彼之剛

惡是即小畜之卦名而善推所謂以弱制强柔制剛

何不可之有故曰君子以懿文德君子欲止其君之

不善而顧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

安能格君心之非其要在於懿文德焉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此爻明陽剛不受畜于陰柔之義小畜之卦一陰畜

羣陽之時初九陽爻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志於上進獨於六四為應是失道也宜乎有咎然以九居初陽剛得正剛則明初九之失道未遠六四之畜勢未成尚可反而復於道復曰自道見道也者吾心之所自有本自浩然本自剛大反而求之自守其正不汚于便嬖不辱於側媚不入于邪黨則正道可亨行義彰而操履正事業成而悔尤无不特无咎又且吉也小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由其道而復其

義自吉而无咎也夫小畜之卦无與於復爻辭不言畜而言復何也以陰畜陽便有以陰剝陽之意陰雖剝陽而陽必復之理也昔者臯夔不見畜於四凶周公不見畜於管蔡其知進復之必以正道也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同道並進小人所不能止也蓋君子之勝小人於同類並進見之苟以獨立之剛而欲勝用事之柔則勢之易屈吾道其孤矣九二以剛中之才與初九之正

同欲上進牽連而復則聯步王庭皆戴仁抱義之端人結綬天朝皆學文脩行之正士衆正路開羣枉門杜六四陰柔之小人不能相畜其志得行動罔不吉小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謂牽復而同以中道正君德則上不負天子而不自失同以中道盡臣職則下不負所學而不自失此又推原九二所以牽復之理也不然植私黨結朋比不循大中之矩則又何貴於牽復哉舜之舉十六相傅說之旁招俊乂周

公之藹藹王多吉士皆牽復之義也程氏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六四陰爻所畜俱欲上復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陰不能勝則遂其復矣故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重剛不中暱比六四陰柔為所係畜不能上進如車輿之脫去輪輻不能有行既身不能行道安能行於妻室暱于陰而反制于陰故夫妻反目反目者

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夫行已者正家之本正室者行已之推也言忠信行篤敬尚可行於蠻貊況妻子乎九三以狎恩失道暱愛忘義綱常不正安望其家人必敬必戒无違夫子僮僮祈祈奉承祭祀婉婉聽從而守從一之貞乎此魯桓身不行道至貽文姜之辱晉獻身不行道至取驪姬之禍失道而反為妻所制其應如此其速也小象謂不能正室未有身能行道而不可正家者也後之鑒九三之失者

其必行道如舜之釐降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由脩身而齊家由齊家而治國由治國而平天下可以序求矣楊氏曰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暱於妻之柔其始相暱其終受制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家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於趙后始于舞掌之寵高宗嬖武后而制於武后始于聚麀之汚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禄山是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柔畜剛而免於傷懼誠之至也六四以一柔為五剛之主上畜九五下畜三陽若以力勝之宜其有傷懼也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而危懼免如此可以无咎夫柔之畜剛而无過謂以柔善而止剛惡也柔之善為慈順為和易為寛厚柔善以畜君而内有誠志則可以格君心可以匡主過君心亦將信從之何有乎傷害憂懼之過柔善以

畜衆而内有誠去則可以化强暴可以懐猛隘則衆亦將順從之何有乎傷害憂懼之過此所謂血去惕出而无咎也小象謂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六四於畜時居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至誠能使九五之志從則衆陽皆從之矣雖然以柔止剛止剛之不善則可止剛之善則不可魯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止之魏帝欲行古禮而羣臣止之是小人而止其君之善也賈誼欲定經制而絳灌止之陸贄論奏仁義而延齡止

之此小人而止賢人之善也如是而為畜則傷害

憂懼亦其所也尚得為无咎乎宋氏曰自古人臣得

位上畜君下畜衆君子不如六四之有孚于上未有

不如霍光之與魏相蕭望之卒見傷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六四之有孚无咎取其柔正止君欲之義也九五之

有孚攣如取其剛中志行而不畜於小人也九五以

剛中居尊位而五剛以類相從剛實居有孚之象五

以孚誠得衆力之助故曰攣如謂牽攣相從也况小畜衆陽為隂所畜是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邪人所危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于同進在上者必援引于下與之戮力富以其鄰非獨九五推已力以及人尤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夫如是下之陽剛得以共進上之陽剛有以協助隂柔安得而畜之也蓋欲制小人必以誠而交君子誠不足以交君子如小人之牽制何魯平公誠不足以援孟子之助是以嬖人得

以畜之漢元帝誠不足以厚蕭望之之力是以恭顯得以畜之豈小畜九五之正哉小象謂不獨富也此見九五能與衆同欲也陸氏曰九五親四委四畜物猶富以其鄰楊氏曰富善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陽皆聽於下靡然為善而憣然不為不善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人遜畔而民皆嚮此富以其鄰不獨富之義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此爻作兩節看一節言大用之大者其剛德盛一節言剛德之衰者其大用必虧上九之勸戒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乾之三陽上進而六四陰止之以陰畜陽故密雲不雨陰陽和則成雨上九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既和則止畜道成矣然上九之既雨既處其澤潤生民而處之以至安其道濟

天下而處之以无為此其大用之達必有德以為之本也曰尚德載載者積之克也其陽剛巽順孚誠之德至此克濡和而達用而陰柔不得以制之小人不得以止之矣若夫以婦之德固守危道而有制夫子之悍以月之陰幾及望辰而有敵陽之亢此剛德之既衰則其用何以達乎殆見君子有所行而陰柔皆得以制其所行取凶之道也夫子釋之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言陽德之克而不為陰柔之所畜制此以其

得者垂訓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言陽德之衰始為
陰柔所疑敵此以失者垂訓也一善一惡判然兩途
玩小畜之勸戒者要當使其德之積累而至于有成
不當使陰疑於陽而不可行也程氏曰陰柔之畜陽
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成由積累而至故曰尚德載載
者積滿也可不戒乎故以柔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
厲之道也月幾望則與日敵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
抗君子則必害君子故君子動則凶也君子安得不

疑慮乎文公曰婦人所尚在於德之能載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不順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循正禮而行雖處世變不特无傷又且亨也履者禮也人之所履也又曰履者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又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義也以卦象言則天處上卦澤處下卦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常也禮之本也以卦才言兌以陰柔履藉於乾剛之後

兌以説順應乎乾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是天下之正理也亦為履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夫禮者人之所履也履此禮以正其身則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險陷不陷膚體不毁處危而安也履此禮以接乎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強暴可化慢悖可消處危而安也有禮以應事則為冠昏喪祭為軍旅會同无亂紀之憂无反常之變履危

而亨也有禮以盡倫則為君臣父子為夫婦長幼朋友无亂分之禍无犯上之虞雖履危而可亨也甚矣禮之不可廢也貴賤有等衣服有别以此坊民鄭伯猶叛王楚越猶僭王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季氏猶專魯三家猶分晉孰謂无禮而可以反危為安乎君子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有嫌也以此坊民魯威猶且簒魯子突猶且簒鄭男女无媒不交无幣不相見示民有别也以

此坊民靈公猶以夏姬而危其國共仲猶以哀姜而喪身孰謂无禮而可以轉危為安乎此履之為禮是誠不可須臾離也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此以卦體釋卦名而以卦德釋卦辭也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以卦體贊卦名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為柔所病得履道之至善德盛而光明也夫禮根於人心當然之事也世變激於人事適然之遇也君子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

禮勿聽豈曰假此以處世變而有預期之心亦曰天理之本然而吾當行之耳此卦其變為地山謙卦其

象兌為虎兌位西乾位西北由西而北兌正履乾後以柔履剛為履虎尾之象其占和説以履剛强之後而有禮則得亨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氏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

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以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上天下澤尊卑有别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楊氏曰辨上下

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禽獸者豈非此禮乎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循其性分之自然安其職分之當然而為所當為履道之善也何咎之有君子人歟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其所履者使其素富貴則位天地育萬物正權綱宣教化夫何咎使其素貧賤則蔬食飲水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夫何咎素外夷則為子文之守節為箴尹之

不棄君命夫何咎素患難則為比干之死諫微子之去國夫何咎初九之素履亦不過因其見在之位而行其所當行也昔者夫子為委吏則料量平為乘田則牧養蕃達則行司寇之職窮則立洙泗之教凡皆隨其所寓安其見在而為所當為耳人惟不能自安其常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夫貧賤耳非欲有為也一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象曰獨行願也謂專行其志願而一毫外物无所入其心此其

所以素履而无咎也白雲曰素有先定于内之義素定于内則隨事之來往而應之又何咎焉程氏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有寛裕之道則得隱逸之正九二以剛居柔在下卦之中寛裕得其中所履得坦然平易之道此乃幽隱之人正道故吉也世之誦幽人之德者盖曰貪利禄者其名濁遺聲勢者其神清慕功名者其志卑安貧

賤者其節高若夫綿上之隱其怨形終南之隱其終汚而人不以正與之者為其不處之以和易而至於不能全其行也古之人如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顔子安於陋巷而不改簞瓢之樂此皆所履坦然而得正吉也使聖賢之踐履不得坦平之道則澗溪未必无忿激之聲林麓未必非幽縶之網其得正道之善也幾希矣九二之履道坦坦无躁進熱中之心无怨天尤人之態无僥倖悶世之情其不失隱逸

之正宜也小象曰中不自失也謂其心廣體胖而不自亂也雖然耕莘之樂有堯舜君民之資陋巷之樂有四代禮樂之用履道坦坦其為幽人之正是特安位素定之一端耳顯而有為亦未有外此坦易之意而能得其中也程氏曰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楊氏曰履之得其道則有坦坦之安履之不得其道則有愬愬之懼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

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履之六三以一柔為五剛之主不中不正志於剛而體質柔柔則安能堅其所履如眇者之能視不足以明履道之正如跛者之能履不足以行履道之正明不足以燭此理行不足以循此理故其遇世變蹈危毀身如履虎尾而遭咥人之凶其居人上逞威名亂如武人為大君而有危亡之凶此六三失履正之義

有履危之憂也昔者帝舜之興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則體察之深明道之事一則持守之固力行之事惟其有明而有行故雖履象弟欲殺之變而使之諧和履苗民逆命之際而使之來格何有乎履虎尾之凶其嗣帝位温恭允塞玄德升聞唯見其无為而治何有乎武人為大君之凶

小象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以剛居柔不當正位所以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才弱志剛强暴蹈危

所以凶也文公曰武人陰象六三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剛有武人爲大君之象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主生陰主殺陽類多是寛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强暴底人童溪曰九二以陽處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幽人也六三以陽履陰内陰暗而外剛武武人也楊氏曰彖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履患難而懷戒懼消患難之道也君子不能必天下之无危每患其无扶危之道履之九四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想其履變故之衝丁艱難之會齒利而噬者與我程智勇爪剛而决者與我競勢力上劘帝闕或遭一人震怒之威下遇豪傑或遭羣雄反噬之變履危地如履虎尾患難之切孰有大於此者聖人曰愬愬終吉當此時是必以愬愬戒懼之心處之常恐其不仁不知則必仁必知庶幾其善

終也常恐其不忠不孝則必忠必孝猶可以善終也常恐其不誠不信則必誠必信猶可以善終也小象曰志行也謂志在行而不處不敢自安也或曰履九四不中如六三不正如六三其履危地猶六三而三則凶四則吉何也三質柔而志剛又為五陽之主高亢自大剛武肆暴而不知戒懼者也四質剛而志柔无高亢之過无好上之心居多懼之地而有愬愬之志知戒懼而吉者也然則危地之履其一吉一凶在

於謹與不謹之間耳西溪曰畏懼乃所以行其志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剛決之過非可安之道也履至尊之位固患於不剛尤患於過剛不剛則為巽懦為不斷故漢以元帝之優柔而削唐以文宗之姑息而微不剛之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剛固不可過剛尤不可秦皇振長策以御宇內非不剛也而變起於閭左漢武窮兵武以攘四夷非不剛也而耗闕於海內過剛之患亦有不可

勝言者古之聖人溫厚之意隱然於嚴肅之内仁義之道渾然於法制之中夫如是可以正國體安民生壽國脉而成長治久安之基也履之九五曰夬履者必其强明自任專事威武萬鈞之勢无不摧壓此夬决為履也人君而所履如此其强愎拒諫者士類䟦而其國危其法令酷民者人心失而其國危其兵革名亂者外患激而其國危雖正猶厲況不正乎小象曰位正當也謂正當其尊位失於有恃而至於夬履

貞厲也雖然彖辭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指九五也爻辭曰夬履貞厲亦九五也何一言其善一言其不善聖人之言若是相戾耶曰聖人作易或取其善以為勸或取其不善以為戒固不同也一僖公也在春秋則書其滅項書其取濟西田書其卜郊不從以貶其惡於詩則又取駉詩有駜泮宮之頌以著其善聖人之立教使人法其善懲其惡卦辭之取何以異是文公曰夬決也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履底也危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處履之終於終而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動容周旋无虧則元吉矣夫背天不祥晉侯之禍棄德不祥鄭人所憂善則福淫則禍禍福之機本无爽不祥之大離於責善君子知其非父子之道不祥之實基於蔽賢君子知其非君臣之福履之上九其吉慶之成豈不自祥善中來歟吾嘗聞之損人自益身之不祥也視所履足以正身則其善有以自考

矣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視所履足以正家則其善有以自考矣舍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而履道之成則足以善其國焉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而履道之成則足以善其俗焉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而履道之成則足以兼善天下焉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致一身有祥善之美則周旋之頃孰非元吉有至善之德必有至善之福也抑履道之祥不必以休徵為祥當以體德為祥不

必以美瑞為祥當以美行為祥小象曰大有慶也大者以言其元也慶者以言其吉也吉慶本於所履之祥故无復贅辭也後世不明乎此求祥於所見或以芝草奇木為祥或以麟鳳甘露為祥所求愈切所應愈邈孰知元吉之祥不出於踐履之外哉兼山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通也小謂坤陰往往之於外卦大謂乾陽來來居於内卦泰卦小往大來之義有二一以陰陽之升降言則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一以陰陽之盛衰言則可以相无而不可相有以升降言則大而乾陽之

氣來交乎坤小而坤陰之氣往交乎乾由是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陽變陰合所以為天地之泰參之人事君尊如天來接臣下則主勢之降𧨏光穆然清問之逮王音溫然臣卑如地往應君上則嘉猷嘉謀得以上達正學正行得以上聞元首股肱心體相貫所以為朝廷之泰由是共正綱常共維政化吉而且亨宜也以盛衰言則大而陽剛之溫厚來主於內而日長小而陰柔之嚴凝往之於外而

日消以月令則為正陽盛陰衰於建寅之月也以盛德則在木陽盛陰衰於生旺之辰以四時則為春陽得以專發育而陰不得以專肅殺此陽進陰退所以為天地之泰參之人事陽主生君子之類也陰主殺小人之類也君子從其大體來居於內得君行道則如鳳凰之出世如麒麟之呈祥小人從其小體往居於外處困失勢則如蟣蝨之去衣如羸豕之遇柅正道於是而獨行邪說於是而不作如之何不吉且亨

是為天下之泰楊氏曰泰其古之極治歟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泰之後為否何泰難就而否易致无他陰陽邪正內外消長而已進君子退小人保泰之道也或曰君子處之於朝廷之內小人處之於王畿之外參

而用之御而化之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皆化而歸於正天下之泰也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因陰陽之合以明君臣之合所以以卦象釋小往大來而君臣之合所以為吉亨又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因陰陽之分以明正邪之分所以以卦體卦德而釋小往大來也而正邪之分亦所以為吉亨嗟夫通君臣辨邪正泰之所以為泰也而任其責者則

泰之君也此卦其變為否卦其象則天地交泰其占則吉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體天地通泰之象以裁成天地之道五典五禮天地之道也君后則裁制成其施為之方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序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此裁成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聖人為制下許多禮教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有春生秋殺高黍下稻天地之宜也聖人制為耒耜網罟舟楫宮室使民東作西成之有其序夏葛冬裘之適其體此輔相天地之宜也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裁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則裁成輔相皆所以左右斯民也人者

天地之心人極立則天地之極亦立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上剛下柔而潔白君子之象也至潔而其用至重茹根也彚類也初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位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合同道之才以遂行道之志喻之以拔茅連茹者非曰植黨與私疇類志在相先也有格君之道德有勵俗之節操有華國之大章有禦侮之謀略

者皆與之聯事合治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必能致君澤民開啓太平致泰道之極其吉固宜也昔者傅説之旁招俊乂子文之同升諸公得拔茅連茹之意居州之獨居王所不足以為善文仲之不立下惠未免於竊位若此者是蔽賢也是嫉能也孤立寡助焉足以致泰道之盛夫子以志在外釋之君子以獨善為内以澤民為外見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後世此義不明小人之更相援

引者既以朋黨目之君子之更相援引又以朋黨少之不思夫小人以功利為朋誠可絶也君子以道義為朋何可疑也使是非不察而一以朋黨誣天下則舜之舉十六相為一朋周之三千人為一朋豈可以朋黨而棄之乎為泰之人君當鑒于兹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泰之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而

下應於二君臣同德二主治泰者也是泰之宰相也宰相之道有四曰包荒曰用馮河曰不遐遺曰朋亡四者而皆會之以中道此見九二之善以道事君者也方泰之時弊端容有未盡革才位猶有未盡稱革弊而矯激則擾暴而變亂生治惡而太驟則激忿而艱險生寬和以興治獘忠厚以進人材赦小過而矜之不忿疾于頑而教之此處泰之貴於包荒也當容而容亦隨時而取中也處泰之道嚴急固不可因循苟且

尤不可苛刻固不可牽制畏懦尤不可大姦當拔則拔之大賢當進則進之大事當立則立之於包含荒穢之中而濟之以越險濟難之勇此乃義理之勇非血氣之勇无疾視忿戾之心有隱然寛大樂易之意則當勇而勇亦所以隨時取中也又曰不遐遺不以遐遠之民生而忽恵之不普不以僻陋之賢才而選舉之不及不以事變之茫昧而備具之不至此不遐遺而周普亦所以合乎中道也又曰朋處泰之時建制

立事推明公道不以所識窮之得我而害其公不以宮室妻妾之奉而害其公不以貴戚之請托而害其公則朋亡而盡公亦所以合乎中道也小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而通解四者之義約其辭也以光大謂中道之光大也中者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也夫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學者立身行己苟能廣吾器量勉吾義勇充吾遠見屏吾係累以依乎中庸是亦一身之泰

豈特治泰之臣為然或以用馮河為宰相兼用剛果之才以輔泰亦一說也潘氏曰包納而善用舉遠而无黨宰相之道所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而為太平之輔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反之際也聖人預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有

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於此知天理盛衰消長循環之道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故曰艱貞无咎以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不失所期為孚祿食謂福祉也善於處泰則不勞憂恤得其所求於其祿食自有福益也夫往復平陂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處其交履其會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

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皆不知艱貞之義也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小象曰天地際也謂陰陽交際如否泰之相因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泰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昔者唐虞盛時禹臯在位稷契在職元凱在官四岳在國當時諸君

子知无虞之可戒也知巧言令色之可畏也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道焉惟艱之說克艱之說交相警戒精一執中之相勉同寅協衷之无朋泰和之福民到于今稱之又何憂乎平陂往復之厄哉保泰之道要當以唐虞君臣為法楊氏曰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倘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

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柔在下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在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陰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三陰亦志在下趍六四乘三之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此其同類之所願從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殞而恭顯薦貢禹九

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雖然小人合交以害正道猶君子合交以行正道其用心同而所以用心者不同正與不正之分也小象曰失實謂陰居下而在上為失實曰中心願也謂邪黨之心同類進身而害正也雖然小人之害君子適自害其本心之正道爾將以陷人適以自陷謂之皆失實則愚於此爻始焉憂小人害正道終焉悲小人之自害其正道也朱氏曰君子初去位小人猶有顧忌君子盡

去然後飛揚矣不正之間獨行正者君子之願也衆正之間而行不正者小人之願也願出於心而分君子小人者正不正之間耳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泰既過中則變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柔居中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順而從之即帝乙歸妹之象也

帝乙歸妹不以天子之尊而驕諸侯則必敬必戒必執婦道可以成孝順之美可以隆義聽之休可以襲和睦之慶有祉而且元吉也人君下下不以萬乘之貴而驕臣下則必尊德樂道虛己忘勢可以來天下之善可以通上下之情可以弘生靈之休有祉且元吉也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既有見乎王姬下嫁之慶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豈不見人君下下之美觀帝乙歸妹之元吉則人君下下之元吉可知矣小象曰中以

行願也然六五所以能獲福祉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世之人君矜主勢以自大者固不足道至於謙冲屈巳而或至於替分如夷王下堂見諸侯是又妾婦之道也豈識夫中以行願之肯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泰之將中失泰

之道民心離散不從其用豈可用師將否而方告命于私邑亦可羞吝矣泰之不足恃也久矣祖龍恃萬里長城之勢其心以為天下可以常泰不虞嚳魚之禍已唱武帝恃海内殷富之勢其心以為天下可以常泰不知輪臺之悔已萌是故凝陰冱寒不基於雪霜嚴凝之時而基于畏日流金之頃威褻令輕不基於天下否塞之時而基於天下泰通之時上六居泰而轉為否者必其政治隳于宴安精神施于怠惰百

世基業俄然而頹以言其用師无良將以宣力无辭
義以服人雖欲用師孰為之用以言其告邑近者猶
或慢令何以及遠雖欲告邑孰為之聽當此之時其
懐愍劉石之時乎向使泰之君臣上下交通用君子
退小人常如泰之始則豈至于此耶小象曰其命亂
也其命令之亂不足以服人此泰之所以為否也或
曰泰之終果不可復乎曰上六之終於隍者以陰柔
小人之資處之而无能為也使泰之終有剛健之才

處之則豈不可如高宗傅說之興商宣王山甫之興周歟故聖人止曰否亦深有致意焉朱氏曰泰之方中君臣同心乃可以治泰過此則變必至于大亂而後已

周易衍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君子進則天下治而成泰小人進則天下亂而為否曰否之匪人非无人也否之所施非其人則无人道之正也道在君子是為人道之正否非人道故不為正道之利大往小來則賢否易位此否泰之所以分也夫斯道之正窮天地亘古今不可以泯没者堯桀有治亂正道不以堯桀而重輕舜跖有善惡正道不以舜跖而增減故舉天下萬世未有能捨正道而獨立者時乎上下之異心於是三綱淪九法斁正

周易衍義卷四

元　胡震　撰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與泰正相反其要止在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爾

道不行於天下時乎陰柔之勝正於是邪説行正義
廢而正道不行於天下故彖辭曰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不交
而天下无邦上意不下達則无以主張斯道下情不
上通則无以維持斯道朝有倖位而无以去斯道之
蠹野有遺賢而无以合斯道之助仁義之教不達於生
民禮樂之化不行于斯世雖有邦猶无邦也陰柔在
内陽剛在外小人來居於内君子往居於外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是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君子獨貞
天下之不貞也嗚呼三代而下漢之衰也以上下言
則元帝與蕭望之情不交通以賢否言則石顯得志
而望之道消此正道不利於漢末也唐之衰也以上
下言則唐帝與九齡之志不交孚以賢否言則林甫
登相而九齡罷出此正道不利於唐季也觀乎此則
彼小人者真可畏也楊氏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
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

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内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内陰外陽内柔外剛惟陰名陰惟柔名柔氣類然也比卦其變為泰卦其象天上地下不相交否之象其占不利君子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天氣上而不交於下地氣下而不交於上否塞之象天地閉塞不交之時陽氣揫斂不蕩於陰萬物反本不

榮于末君子當此時宜收斂晦藏其德以避小人之難不得貪祿位以為榮也孟軻之道不利於齊王之時則辭萬鍾之祿子思之道不利於繆公之世則辭鼎肉之餽邦有道則仕固本夙心邦無道而穀亦聖賢所深耻也楊氏曰君子當此時避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避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童

溪曰否卦君子道消之時聖人屢稱君子大人者以
天道不可一日無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與否皆取茅為象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
象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吉亨
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
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大抵然也否之初六以一
陰之柔合羣陰之進如拔茅連茹而以其彚此小人

之合其類然始進之初其過未形不遠而復入于貞正則未有不如君子之吉且亨者蓋人生天地間同得无極之真以為性同得二五之精以為形方其初也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唯其氣質不同習尚各異陽明勝而循天理則為君子陰濁勝而狥人欲則為小人然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小人之可變為君子也否之初六三陰並進想其進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相招為禄仕斁毀

信廢忠崇飾諂諛相誘圖貨賄歟以若人而並進凶咎之集也然小人雖自絶天理而天理不絶小人一息而為惡則為小人一息而為善則為君子使其以並進為凶其惡未顯而亟反于正未害其為吉也小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謂小人變為君子則能志於愛君而不志於私也禹臯共鯀本同一天使共鯀之惡未形而反之於正則共鯀可為禹臯周名管蔡本同一天使管蔡之惡未形而反之於正則管蔡可

為周召奈何戴皇天履后土棄其天而卒為小人之歸耶楊氏曰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退吉於進以窮為亨窮亨於亨然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彚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畎畝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謟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羣小而為

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固其寵如林甫縱明皇逸樂之欲當是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身愈獨羣愈遠矣所謂小人之包承者以其好苟合好面從好逢迎好狐趍犬媚用能固君寵媚權要以保貴位以登要津袞衣繡裳以豐其身誇詡流俗以驕其衆此小人自以為吉也至於大人處否時則不然不同流不合汚不恥

心於榮貴不改節於貧賤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考槃在澗碩人之寛身雖否而道則亨也小象曰不亂羣也謂大人獨守中正於否塞之時不如小人之包承而雜亂於小人之羣類也盖天下皆醉我獨醒天下皆濁我獨清其否之大人歟雖然大人之道亨木以否泰而增損小人包承之吉亦安保其終吉也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附叔文者皆貴於唐帝之朝而宗元以叔文貶後之竊位苟禄

者盍亦戒玆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以隂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分其所包蓄謀慮邪濫無所不至可羞耻也小人窮斯濫矣天下之可羞耻者不在於外而在於内不在于身而在于心六三隂柔自處其中所藴以偏黨而妨正直以側媚而害忠良巧言令色以為諛匿怨友人以為諂持禄固位名教所賤德薄位尊其形

渥凶六三之包羞如此豈不大可耻耶小象曰位不當也玩不當位之一言則見其有冒居人上之羞焉有妨害賢路之羞焉有柔邪不正之羞焉以若人而居下之上天下如之何而不否也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六三之包羞正謂不知其可羞而居之不疑也是知耻之為義不能遠害而反道敗德則耻為天下之至不善有能知耻而遷善改過則耻為天下之至善使六三而知耻幡然從善何包羞之有楊氏曰

六三包羞恐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否之二爻三爻聖人皆惡其包泰之九二聖人又喜其包蓋泰六二所包者正道而否二三所包者非正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吾道无久否之理上天有必泰之運九四之時否已過中泰運將來君子之得天命也一賢之進无過以承天休則羣賢之進各得以行其道而離麗于休

祉矣蓋有天命而无咎則其共天職也无愧食天禄也无慊共天位也无曠以此而承天命志同道合者升使朋類之有祉此理也亦勢也有天命而有咎則為廢天職為叨天禄為忝天位以此而褻天命羣枉並進使朋類之无祉此理也亦勢也商邦之否將反為泰伊尹則膺天祐一德之休傅說則膺帝賚良弼之運伊傅之有命而无過故敷求哲人旁招俊乂皆麗于商邦泰運之福周室之否將反為泰吕望則膺

非熊之卜申甫則降維嶽之神吕申之有命而无過
故翼子之十夫庶常之吉士皆麗于周家泰運之福
嗟夫孔子之不得衛卿命也孟子之不遇魯侯天也
故其疇類如顔閔樂正萬章之徒不過私相講道而
已不能得泰亨之祉也否之九四適際否去之時此
明良嘉會千載一時天之畀吾道可謂幸矣達善无
過朋來獲祉可行其志吉不待言也小象曰志行也
謂其有休命而无過咎朋類離祉其遠大之志得行

於天下也雖然天命一也有以氣數言者有以義理言者所謂死生有命得之有命此氣數也所謂天命之性上帝降衷此義理也君子能全其賦予之命以安其窮達之命此又窮理盡性之事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猶有厚薄得失之分此固命也君子不謂命者非不謂命之理也正欲順吾天命之理以立其命也程氏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

之才而得高位者也所惡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一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而進獲其福也楊氏曰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文公曰須是有天命方得无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德有位能休息天下

之否也故為大人之吉然未離於否又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憂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當使安國之道如係于苞桑方可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乃叢生者其固尤甚夫天下之勢甚矣其不常也往來之相因盛衰之相仍不可一律齊否之九五其因否而致泰則撥亂反正息亡邦之難致垂拱之治故為大人之吉然又當因泰以防否故繫辭釋此爻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亡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漢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黄石存包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佐九五陽剛之君得九四陽剛同列之佐撥亂反正傾否為泰可以喜矣然上九猶有

懼心以傾否為先以喜泰為後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九五有其亡其亡之戒上九有先否後喜之心此漢馮異謂陛下毋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得否之上九九五之義夫上九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者上九之才剛健有為小人之害仁義者則屏黜之異類之塞政化者則蕩滌之宦豎之塞聰明者則掃除之有害必去有亂必除其傾也如鼎之傾其穢惡之積也轉愁怨為歡樂固其所也小象曰何

可長也謂亂極而治不可長也雖然九五休否而有其亡之戒何其慮之深上九傾否而有後喜之辭何其幸之至盖否去而憂者憂泰之難保也否去而喜者喜泰之已至也舜臯未嘗无喜起之歌而叢脞之慮固存文武未嘗无逸樂之道而憂勤之志常在聖賢喜治之心憂亂之誠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處否之道靜正者能之轉否之道剛健者能之楊氏曰易為君子謀故下三爻言處否之道上三爻言轉否為泰

之道然轉否為泰實機括於上下卦之交故泰四陰性下復泰將之否否四陽道上行否將之泰其異者交與不交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聖賢大公之心也故曰于野是不暱于私情不隘于淺近至公大同之道无遠弗届其亨可知既與天下

大同何險難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然世之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為阿黨以其心之不正也此同人之道又利在于君子之貞正夫同人而通乎常變皆當以正道為宜所謂同人于野必其以六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同人于曠遠而无偏係之私處其常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然後體常而无不亨苟正道不明則名分无別貴賤

无等輕重无别邪正无擇視巳親或若塗人視外夷或若族類安足以為同所謂利涉大川者必其涉歴風波同舟共濟一夫之溺猶巳溺之是同人于患難而有共濟之公盡其變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然後處變而无不利苟正道不明或同惡相濟或同黨相比或與小人同其謀或與非類合其志甚至援非其所當援應非其所當應安足以為同嗟夫墨氏之同仁似也而至于禍仁鄉愿之同流似也而終于亂德

于野之同而不得正道可乎五國之同盟于幽亦同也然能興伯業而不能扶周衰八國之同盟新城亦同也然知不正而不知定邦難涉川之同而不得正道可乎父慈子孝父子之同然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何也不知君子之正道也君仁臣敬君臣之同然仁或流于姑息敬或墮于阿諛何也不知君子之正道也甚矣理之不可不明也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舉卦體以明卦名也六二以隂居隂

得其正位五剛𡭗中正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君臣同德此卦之所以為同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五陽同宗乎一陰此卦之所以為同又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必有天德之正然後能處常應變以同人此舉卦以明卦辭也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此以卦德卦體明卦辭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文明不健物或蔽之中正不應物或間之同者寡

矣又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申明君子貞之旨以明同人之道蓋卦德之文明足以明君子之正道卦德之剛健足以行君子之正道卦德之中正相應又足以見君子正道之實此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而能同人也此卦其變為師卦其象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之同有同人之象其占則利正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曰同人君子觀象類

族辨物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大抵此言審異以致同之正道也蓋君臣上下之别善惡是非之理親疎小大之情先分出其族類使各當其道然後為大同苟銖兩不分分寸不同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何以亨且利文公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别族類如張姓作一類李姓作一類辨物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此因

分殊而推理一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以剛正之德居同人之始不係累於一家之私而出門同人公之至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何咎之有夫初九之同人于門者想曰父天母地均有此生肖貌賦性孰匪同氣尊為君為父母之宗子也畀為臣宗子之家相也為聖為賢吾兄弟同得乎父母者也尊高年所以老吾老慈孤弱所

以幼吾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即所以撫吾同胞之弱而无告者也推是心以往跡且遠者且同矣親且近者烏乎而不同愚不肖者且化而同矣賢且智者烏乎而不同无好惡无偏黨无私暱以累其心又何咎焉小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謂其有至公之心天下不復以咎咎之也雖然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聖賢之出門同人非漫無差等之分也推己之心以及人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如大學絜矩之

道同人之公其以是道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在同人二五中正相應則為可吝者唯取陰柔係應之義又以私比非人君之道故曰同人于宗族則宗族之外在所不同斯為狹矣是可鄙吝也同人之道莫貴于宏博莫患于狹隘六二同人于宗其係應則同之非其係應則不與同其親故則同之非其親故則不與同好惡不公作好作

惡皆吝道也毀譽不公或毀或譽皆吝道也物我不
通立已與物亦吝道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男有分女有歸老
有所終幼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已力
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為大同知此則知于
宗之可吝矣若夫帝堯之明德而必親九族周家之
忠厚必內睦九族周公之不施其親不棄故舊曾子
之親戚不悅不敢外交此又聖賢由親及踈實未嘗

厚親而違疏遠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六二以中正之道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強不中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肆其剛暴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登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淮南欲奪漢帝君臣之

同然終于寢謀而不為者其理之屈也曹操欲奪獻帝君臣之同然終于懐姦而不敢篡者以其理之屈也世之老姦巨猾擁重權據重勢懐不軌之心而終其身不敢遂其謀正以恐為大義之所誅而不敢發耳此其所以三年不興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謂九五之剛健中正豈可敵也三歳不興安行也謂其内負不直安能行也吁為九三者用心果如此雖使久而不敢發亦天地鬼神之所不祐盍亦亟去人欲

復還天理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閑邪存誠以同乎人庶乎可以免此心之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自下升上謂之升自上乘下謂之乘九四下乘九三是乘其垣墉之義垣墉所以限外者也九四以剛强居二五之間不中不正又无應與欲同六二而為三所間故居上而强其同使三不得以防限如乘墉以

攻之此固非義之所當為也然二非正應而不服三非正應而不承順知義不克困能自反吉之道也昔齊孝公棄命廢職鳴鐘伐鼓攻魯北鄙此以非義而奪魯人之同一開展喜盟府之命則解甲言還以義不克攻而反也晉趙盾奉少奪長膏車秣馬攻邾宇下此以非義而奪邾人之同一屈於貜且長少之分則卷旆亟歸此以義不克攻而吉也陶侃握重兵據上流亦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

入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眞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以困而僅保其吉也小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乘墉以攻非力之不克攻以義之不直而不克攻爾其所以吉者以其能斷以義困而反於則也且乘墉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弗攻之吉如日月之復明人皆仰之比爻聖人開小人以改過之門也自世道之微正學不傳人之有過誇者諱之愚

者蔽之辨者文之吝者執之狠者遂之怠者安之孰有能如四之反則者乎世之諱過而吝於改過者盍亦鑒茲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與六二相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笑也然三四剛强寔為二五之大間非有大力量

大振作不能去間而相合故必用師以克之方能相遇夫合君臣之情必去君臣之間凡君臣之間權姦持國柄巨猾妨賢路諸侯强私室陪臣執國命外夷間諸夏僭叛間忠良皆大間也必用剛勇强毅之力以去之則痛哭流涕之情可轉而為喜起賡歌之盛

小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謂先所以號咷者以中心理直故不勝忿切而然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謂敵雖强用大師以勝之則有以相遇也昔成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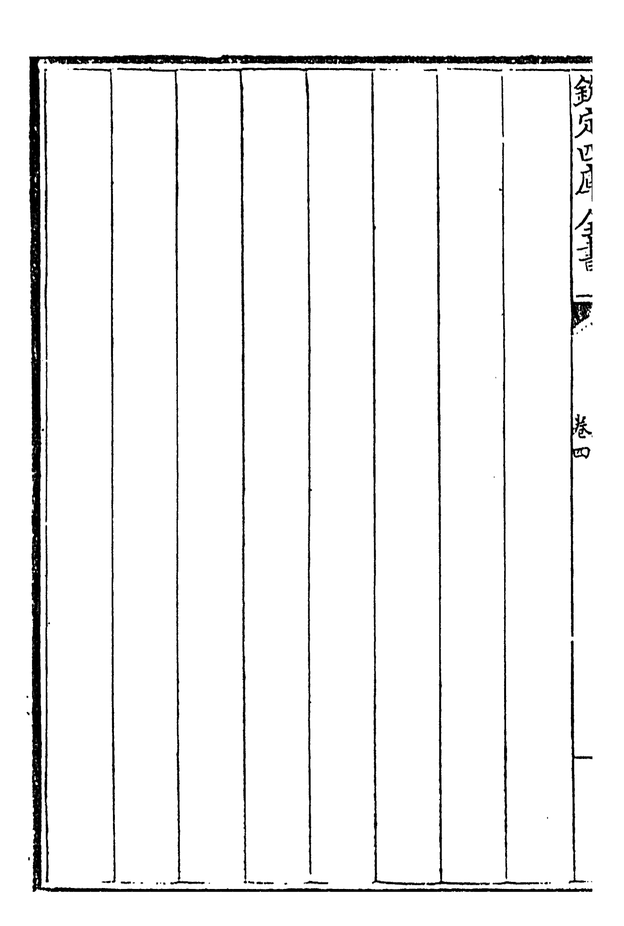
金縢之泣周公作鴟鴞之詩未幾而君臣相得有嘉魚之歌有假樂之歌此固先號咷而後笑之驗然非興東山之征嚴管蔡之誅則成王周公之相遇未必如今日之所觀也雖然九三九四之謀不欲奪六二之上應止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中正而不貳徹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故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程氏曰人君當與天下大同

而獨私六二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故爻不言君道只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邑外為郊郊外為牧牧外為野則郊在牧野之内也上九居外而无位於内則无應如同人于側近之郊而人莫之同雖曰所同者罕亦非有失道之悔故曰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謂其得志與民同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初无所悔也雖然震无咎者存乎悔无過而无悔固為盡善有過而不知悔亦非所以遷善使上九以无位无應而无悔固不足為同人之累倘其有為己狥私之心而不知悔有絶物遺世之心而不知悔有潔身亂倫之心而不知悔是以一身之私而棄天地萬物以為異豈知胥人之道哉固執遂非自以為是而不知自艾則有終身為私而已爾豈理也哉楊氏曰君子之於人異處勿先同處勿後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盛大豐有也卦之才可以元亨六五以陰柔居尊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一陰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所以為大有在卦德則內剛健而外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其才其德皆足以致元亨之治大有之君雖以柔中為主然柔而不明則前有讒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皆保有其衆得持盈守成之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治道自然大亨此大有元亨非大有即元亨也有其德則亨也禹湯桀紂均之為大有在禹湯則亨在桀紂則不亨成康幽厲均之為大有在成康則亨在幽厲則未嘗亨此无它或亨或不亨皆君德之盛衰基之使桀紂而

有禹湯之德元亨之效猶禹湯也幽厲而有成康之德則元亨之效猶成康也唯其盛德之不至是以盛治之不著程氏曰元在乾為元始之義他卦則為大為善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非先於興也得而後有失失非先于得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白雲曰六五

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道孰大於此彖
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此以卦
體釋大有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
元亨此以卦德卦才釋元亨也此卦其變為比其象
火在天上照臨萬有有大有之象其占則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君子觀大有
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奉順天休美之命此又

發盛德之用始乎致元亨終乎保元亨也所有既大則人民之不一氣質之不齊固不能无善惡也然天道流行賦予萬物有善而已安有所謂惡天命於人者本无惡過絶衆惡所以順天天命於人者无非善揚明衆善所以順天惡者過之善者揚之使天下皆知趨善而避惡無以梗大有之治此又保元亨之實事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非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初九處富有而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无由而生自无咎也九居大有之初其設心注意於克艱之一字也難矣初九之无交害者葢其處卑潛藏未涉乎施用之害上无應與未涉乎係累之害未嘗應事未涉乎萬物叢脞之害未嘗接物未涉乎人物反覆之害其基業之隆鎡基之

厚初无咎也然初雖未涉乎害不兢畏以持之自恃富有懷奢侈慢易之心懷驕人傲物之志則高而必危滿而必溢安能全其有而保終之无咎也故知克艱之義則免驕盈之失終則无咎始之匪咎事之未接終之无咎心之克艱也小象曰无交害也申爻之辭而不復訓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有任重之力量斯有致逺之功用此大臣之事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上應大有之君其抱負之洪深器能之全具足以勝大有之任當大安危當大治亂踵聖賢之遐武躡豪傑之高蹤文武常變之用如大車蓋軫輪輻之齊厚由是而往行之一國則一國治行之天下則天下平行之蠻貊則蠻貊服何咎之有故辭聘事夏事商相成湯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初非二周

公小象曰積中不敗也水之積也不深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運大翼也無力大臣有大度量則所積者厚自致不敗矣童溪曰所謂宰相以己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有餘九二之才剛健而中又處羣剛之才之中宜集羣剛之才以會于中而成此荷載之功如大車積衆材而成其載物之功則无覆敗之虞嗚呼管仲之小器君子知其必無王佐

之勲盆成括之小才君子知其必無大道之事功甚矣器局之小則无赫赫之功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君子公其有則能亨通于君小人私其有則不能亨通于君九三居下體之上公侯之象其德剛正故其尊君親上忠誠貫通所謂亨于天子者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吾不敢有其土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吾不敢有其臣也蕃育黎庶所以安吾君之民作成人材所以待吾君之用豐厚貨財所以待吾君之需訓練兵卒所以揚吾君之威舉其所有无一不通乎君曾无私巳之心焉若小人而處大有之世必擅竊權柄私通請謁蔽固賢材家爾忘國安能推其有以通于天子是小人大有則為害而大有又為小人之害也昔晉侯將勤王筮之遇此爻其象為天為澤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此天誘其衷也使晉侯曉公用

亨于天子之義使禮樂征伐人民命令皆出自天子
是亦王佐之才奈何德量不足小器易盈敗楚城濮
非出王命名王河陽有乖名教不然反東周為文武之
周而公侯之功將不止於伯圖而已也小象曰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是君子為大有之利而小人為
大有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彭盛多之貌晢明之至也處貴者易驕處富者易舒

此大臣所以難于寡過也不以貴而驕不以富而舒此臣道之所以盡善也九四居大有之時處近臣之位操用事之權近臣者勢不待震而自盛權不待招而自集權勢所歸禍敗易隨為九四者能以謙抑自處以盛大自戒不立黨與不市私恩不務私畜如伯禹之不自滿假如伯益之謙以受益如周公之不驕不吝則其德罔愆又何咎焉小象曰明辨晳也謂九四之所以不有其盛而无咎者皆其有明辨義理之

智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近臣之事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為大有極盛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用誠信以接下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上上下孚信相交也然以柔居尊當大有之時人心易安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有威嚴使之知畏善處有者也吉可必矣夫德足以一天下之慕心勢足

以起天下之畏心君道之善也九五之厥孚交如待下之道真情惻怛開誠布公父母斯民疾痛呼而家人號天地其恩雨露濡而江河容然人同此情固可以至誠感而人異其情或不可以徒善制是必濡之以膏澤而不廢其雷霆之肅噓之以陽和而不廢其雪霜之慘柔以子民剛以御民吉之道也嗚呼周天王能錫命諸侯矣而不知興六師以移不朝王之罪漢元帝能優禮臣下矣而不知明官刑以制擅殺賢

傅之姦唐德宗能姑息藩鎮矣而不知强本朝以銷外重内輕之變權綱不振而信實專務是亦徒善而已安能處大有之盛而得吉乎交如親之也誠信之道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道通而分嚴自然銷患於无形小象信以發志也其信足以發上下之志是以謂之交如易而无備謂有孚必以威如為吉者恐其慢易而无禁防之謂也楊氏曰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漢光武曰吾治天下以柔

道行之至其脫略邊幅岸幘而笑起迎馬援帝王自有真才明勇略闊達多大節之說光武其合乎大有六五之君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于无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利欲之場處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歟保其名節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夫天理之合天眷之隆也

五之孚信交如而上履之能履信也五以柔順得中而上從之能思順也五有文明之賢德而上降已以下之能尚賢也履信以充天理之實思順以循天理之正尚賢揚善以順天休命所以存天理者如此則受天百禄降爾遐福吉无不利豈偶然哉故繫辭釋之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嗟夫大有之極至難處者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况大有之極乎君子處其極而不為乾上九之亢悔不為泰上九之亂命亦曰盡心知性以充其知天之明存心養性以盡其事天之誠則合天之道膺天之福而有終也豈惟臣道君道亦然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滿招損謙受益是謙有必亨之理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必君子成德之人方能固守謙而有終蓋謙美德也勉之于旦暮易能守之于

朞月難能為之于聲音笑貌易能發之于篤實輝光難能惟不矜惟不伐必如大禹而後能克終无伐善无施勞必如顔子而後能克終鄭伯下人原闕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豫者安和説樂之義以卦體言九四以一陽在上羣陰以柔而應之剛得衆應上下順從此卦之所以為豫以卦德言上體為震之動下體為坤之順以

順而動此卦之所以為豫以卦象言震為雷坤為地雷出地上陽氣發動隂陽通暢形和氣和此卦象之所以為豫以序卦言有大而能謙必豫不居其盛大而自處于謙必有和說之義此卦序之所以為豫玩豫之一辭則見一心和順之積焉見羣心和順之應焉見至理之不咈焉見逆徳之不萌焉大順之理周流萬事何事之不利建侯以褒表功徳于以順人心之所同好行師以遏亂略于以順人心之所同惡所

謂以順而建侯者則伯父叔父睽輝瑤籍親同姓也伯舅叔舅襲爵庶邦厚勲賢也錫之土田畀之人民重職業也凡而侯國之協心何莫非和順之流暢所謂以順而行師者則恭行天罰肅將天威相上帝也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應民望也奉辭伐罪不殺无辜正名義也凡而師旅之成功何莫非和順之宣布自豫之義不明于天下故建侯行師之不得其宜者相循環也威王命晉大夫為諸侯而不知其有分晉之逆

安王命齊田和為諸侯而不知其有并齊之醜噫胡
不觀豫之所以利建侯者耶無駭之帥師入極无王
命而陵弱也翬之帥師伐鄭黨州吁而益亂也吁胡
不觀豫之所以利行師者耶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
以動豫此所以釋卦名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此舉重以明輕也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發揮卦德而極言之以賛其大

也豫兼衆美不可以一字訓故兼和說逸樂豫備為名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為盡順故也上動而下順乃建侯行師之利又曰順以動豫順理而動乃致豫之道豫順以動已豫矣而順以動乃處豫之道楊氏曰順言理豫言心觀人心則見天理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悦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其卦變為小

畜卦其象震為長子有君道坤為土為衆建侯行師之象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豫此和聲之發也而樂之作也又以尊崇德而養其和黄帝作咸池取皆潤也顓帝作六莖及根莖也帝嚳作五英茂英華也堯作大章舜作韶樂章著而韶繼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假大而救護也

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大勺立武而勺祖也歷代之樂所以崇德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此皆和豫之感格爾考之周禮春官司樂兼總歷代之樂以致鬼神示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則其禮之大略也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之義可槩見矣楊氏曰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為哉天而已矣制禮於履作樂于豫

禮樂其治教之首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倚勢而肆其逸樂非所以善其身也豫之為義以和豫言則為豫之正以逸豫言則為豫之失初六以陰柔居下而與九四為應九四在上得勢為豫之主而初以不中不正附之陰柔小人上倚强援志得氣盈不勝其豫而至于自鳴驕肆如此致凶之道也初六之鳴豫想其趨炎附勢自以為快而不以為愧事權

媚要自以為榮而不以為辱躡足於貴近之門不自知其足之髙肆志于勢利之場不自知其志之揚説豫而至于自鳴内而失己无以正行外而附物反以取辱天禍其淫人惡其盈何往而不凶哉昔宗晉卿倚二張而以二張敗蕭至忠附太平而以太平誅則一時之鳴豫乃終身不豫之本也象曰志窮凶也謂其志意窮極必取凶也吁使初六知席寵惟舊怙侈滅義之戒則必不至此盍亦反求諸己而已

楊氏曰樂極者哀隨之福甚者禍隨之說豫而至於太甚則凶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有固守之節則有力行之善豫之六二當上下悅豫之際而有中正特立之操又无應與介然如石而不可渝所守如此其去豫之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疾趨中正何往不吉此六二用心剛而見善明也夫君子處豫之道有二曰確以守之物欲不能移曰果以

行之頃刻不能留世之人移于富貴之樂溺于聲色之娛玩於畋遊之好蔽於權要之路於是馳騖忘反不能疾趨于正吉者幾何人歟今豫六二之介于石必衆人皆醉而獨醒之節不可移衆人皆濁而獨清之操不可轉遷善改過不俟終日而疾趨于正吉也象曰以中正也有中正之德則所守堅固故能不終日而貞吉也昔者宋昭無道高哀不義宋公而奔魯邦王莽秉政逄萌掛冠東門而客遼東范滂許朝政

申屠豫逆黨錮而隱梁碭三子者其亦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之徒歟介于石理素定也處豫如介石去豫如脫兎何俟終日吉孰大焉横渠曰二以陰居獨无累於四不以悅豫而流也繫辭釋此爻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容說者失身之耻愧悟者改過之機盱上視也苟偷之貌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近比乎四盱而上視以為豫不為四所取疑有悔也使知盱豫之非而速改之猶可以改其過也苟安是而悔悟之遲則終於大悔而无及矣六三所以上交九四者必謂九四之權足以顯揚我也九四之勢足以進退我也仰望以悦豫之兾其寵眷懼其譴責患得患失之心生而足

恭之態不改趦趄囁嚅之態形而依阿之念不變安盱豫之非而久居之其終必有汚行之悔故聖人戒之以速去曰去之稽遲則有悔也省身不謹噬臍何及甚矣容說之不可有也象曰位不當也謂其不當中正之位是以盱豫悔遲有悔也潘氏曰陰居陽位進退不決盱視而說于豫遲疑而不知幾皆悔吝之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豫之所以為豫由九四也九四居震動之初以一陽而為五陰之主是羣心由己而底豫以大臣而為九五之君所倚任是一人由己而底豫得主眷之隆得民望之歸其勢隆其望重志之所以大得也然承柔弱之君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合聚乃大臣之道也夫得志之餘每戒于難處而至誠不疑乃所以處豫也四之于

此推誠以友直則正直之朋合推誠以友諒則信諒之朋合推誠以友多聞則多聞之朋合開心見誠明白洞達此大臣合朋之道也後世大臣不明此道幸而得志私心横生職之崇者則疑其軋己才之大者則疑其勝己氣之直者則疑其短己節之介者則疑其輕己卒之朋類乖違一時之大得者卒為終身之大失吁甚可畏也象曰志大行也謂其所以有得者志之大得行也豫之諸爻皆以豫為失九四一爻獨

以豫為得何也曰衆志協和至理胥悅樂之得其正者也逸豫縱欲容悅趨媚樂之失其正者也主于逸樂所以諸爻不得為善主于和順九四所以為喜雖然豫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樂而得其正情而率其性者也樂而失其正情而失其性者也豫之九四茍於志大行之際而至誠能盡其性則盡人物贊化育皆此心之功用爾何但朋盍簪而已兼以上无剛健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由豫然功震主者身易危能无

疑乎惟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總衆志以安上蓋道足乎已時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逸豫之君權臣專制危而未亡也權綱振肅上下和穆此君道所以隆威柄下移公室不張此君道所以替六五以柔弱之質昏于逸豫之域不能自立受制于九四剛強之臣權已去而位猶未亡如人有真疾

恆久而不死也吾嘗歴觀世變而有感成周自幽王而後王綱不振天子號令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有征討則不出于王命有盟會則不掌于司盟有繼世則不稟于王朝襄定靈景徒建虛名于諸侯之上而僅存天子之號是所謂貞疾而恆不死也西漢之世初元永光石顯專權元帝欲倚望之而不能援望之之死欲用張猛而不能援張猛之職予奪之權一制於顯成帝嗣位王鳳專政知野王之賢而不能進嘉

王章之忠而不能生之致使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而生死之柄一授于鳳是元成之優柔居上徒擁虛器而僅存帝號此亦貞疾恆不死也東都之季恆帝踐祚梁冀秉攝萬機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專政幾二十年威行中外所謂七侯二大將軍五十七卿將尹校萃于一門天子拱手太阿倒置莫此為甚一旦權姦伏誅百姓稱慶則振起朝綱一運樞爾夫何梁冀甫誅五侯復熾權勢專歸中外傾動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上下媟黷自虧尊嚴其不亡者僅存位爾
是所謂貞疾恆不死者也天寶之際天子深居禁中
聲色自娛委政林甫林甫杜絶言路誅逐貴臣儲君
而下畏之側足養成大亂社稷僅克不隕乾符之主
不親政事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无上南牙與北司
互相矛盾除官賜緋紫則不復關白禁制天子不得
有所主斷寶雞之幸於斯時也岌岌乎天下殆哉海
內幸而不傾此亦貞疾恆不死也嗟夫大易之垂戒

如此其明且切後世之耽豫如彼其昏且惑道之難盡如此夫象曰乘剛也又曰中未亡也以柔而乘九四之剛制於臣也謂六五之中位而未亡居于危也然則當此時為六五者宜如何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苟能奮然有渝修吾德性正吾朝綱收吾君權進吾賢輔則可以强本朝之精神可以壯宗社之元氣可以壽國家之命脉厥疾未有不可瘳者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

得豫者見正于人六五是也故六爻唯二五不言豫豫四五二爻四爻言九四之善五爻隱見九四之惡何善惡之不同如是耶葢易之一書聖人存善戒惡兩不忘者乃所以正天理扶綱常也童溪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得九四所謂法家拂士也故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蔽逸樂之久者所以為過變逸樂之失者可以補過豫之上六隂柔昏暗不中不正昏冥于豫者也處豫之極冥豫已成然人之有過患不改爾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上六所謂冥豫者人欲蔽固天理不明恆舞于宫酣歌于室冥于説豫而為巫風狥于貨色恒于遊畋冥于説豫而為滛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冥于説豫而為亂風嗜慾以汩其靈臺怠荒以消其志氣冥豫之成是誠聖人所惡然冥豫之成雖

為大咎而冥豫之渝亦可以免咎誠能謹爾語言制爾情欲慎爾威儀謹爾動作知其非改而是知其不正改而為正則本心之明如塵之去而鏡復明如泥之去而水復清有渝无咎是亦聖人之所許也昔太康逸豫而盤遊無度此冥豫也太甲怠豫而敗禮敗度亦冥豫也然太康終於失邦太甲終克嗣緒以太康失道亂已冥而不渝也太甲徙仁遷義冥而有渝此有咎无咎之分也象曰何可長也謂其災危將及

不可長久是以貴於速渝也雖然聖人豈絶人以和豫之樂而强人于長戚戚之域哉亦曰警人以湛樂之從俾之无從逸豫而就斯道之樂耳程氏曰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故无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人遷善也

周易衍義卷四